

目 录

一	开门棒	1
二	强敌前	11
三	陷阵捕俘	41
四	杀开血路	61
五	春华儿女	81
六	犬养武政郎	113
七	登艾三炳	123
八	袖内胸中	141
九	风乍起	166
十	莱夷山	190
十一	出使	218
十二	探	244
十三	鏖战罗汉山	270
十四	大旋风	309
十五	石原拓智	349
十六	出访	373
十七	总力战	404
十八	老政委	423
十九	战士们	443
二十	首战北海	468

二十一	一日四捷	496
二十二	八方进军	530
二十三	老严忠	551
二十四	鞠纯青	582
二十五	明争暗斗	602
二十六	闪击烽台	632
二十七	威返	655
二十八	哭赵松	665
二十九	铁筒抽签	682
三十	武装请客	702
三十一	挤、压、展	726
三十二	困、封、挖	763
三十三	女兵	786
三十四	夕谋	800
三十五	晨钟	813
三十六	急救	841
三十七	破晓	872
三十八	战车骏马	889
三十九	集贤村	914
四十	主力挥戈	935
四十一	拔城	962
四十二	攻心	981
四十三	严任	1013
四十四	崛起	1039
四十五	大会战	1044
四十六	山呼海啸	1074

二十三 老 严 忠

崇义村大地主慕福禄的深宅大院四周,日本兵岗哨极多,戒备森严,就连大汉奸郝炳全、张道元前来启禀,也都被拒在房外。

客厅里,只有石原拓智和犬养武政郎。他俩静默不语。犬养在看着军用图,眼睛老是盯着海滨区。石原坐在太师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份电报:一份是烽台驻屯军留守处发来的;一份是登艾道道尹府发来的,签署者是于庭洞。两份电报的内容完全一样,一字不差,看来是出自同一个情报来源。情报上说:

石原、犬养大佐阁下:

谭家集的大集,五天之后,仍在继续。现烽台及各县城,粮食难得,布匹、药品外流,无一不是谭家集吸引的结果。

至于共党、共军的政治活动,更是深不可测。只知他们说什么“翻边战”,以“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为中心,展开“八方进军”。这个“八方进军”是什么内容,一时尚无法判明。因共军把所有的保长、新民会长均拘留受训,虽然已全部释放,但他们对一切已无能为力,就连情报,也没有一份来源于这些人。当前只剩下少数几个特工人员,尚能提供星星点点的情报。

目前共党来此处的官员,已发现副部长两名:组织部副部长戴勇,敌工部副部长李世修;科长一名,即粮食科长于泽梁。这三个人,都受一个代号叫泰山二号的青年官员领导。有的情

报员认为：那个泰山二号可能是苏志毅。但我们尚不能这样断定。苏志毅仅是个共军的连指导员，怎么能领导部长、科长呢？且就共军的数目而言，不仅大大超过一连，也超出了一个营。据此，在戴勇、李世修、于泽梁、苏志毅身后，一定有共党、共军的高级人物，我们正继续侦察。

石原在静静地思索。犬养在侧目看着他。时钟在滴答走着。

终于，犬养先开口了。他说：“石原大佐，前几天，沉了‘英机丸’，断了烽桥路。我要回师反击，你却不以为然。你是怎么想的？”

石原答道：“单单的只是‘沉英机’‘断烽桥’，实在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这只要共军一个小部队的冒险行动，就可办到。凌少辉这类人物，就善长如此。据我判断：‘英机丸’是遭共军冒险的小部队化装突袭。庞大胖子的护路大队，是在无备之中遭共军连续冒险的袭击。当然，这个小部队的指挥者，确是个胆大、勇猛、机智的人。”

犬养又问道：“那为什么你这几天的神态变了。自从谭家集大赶集以来，你天天十分注重每一份不完整的情报。谭家集不过是个大集而已，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只不过是连续几天的庙会！你怎么把它看得比‘英机丸’、烽桥路还重要？甚至比你决心要征服的春华山还重要？”

石原沉思了一下，又踱了几步，他走到犬养跟前，说道：

“犬养大佐，海滨地带，你经营多年，已初具满洲的模式，确是政绩卓著。当前共党、共军连续在那儿赶大集，却不是用庙会之类的东西虚张声势。请看看零星获悉的大集的内容吧！没收我之军粮，没收豪商、巨富、地主之囤粮，廉价出售给穷人，这就形成对我军之粮食封锁。共军之藏粮于民，特别给海滨穷人吃得饱，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共党、共军又在那儿高价收买布匹，使

我区的物资大量流入共区。我们本来因物资不足,才订出‘以战养战’的‘总力战’国策,没料到共军却立即接过来,向我们反击。共党、共军又把我们的政权体制的人员:保长、新民会长,一起捉起来受训,杀害了誓死效力‘大东亚圣战’的人,杀死了能统治中国人的铁腕豪绅,也就吓坏了众多的不坚定者,更拉过去许多本来就是应付我们的人。这样,我们‘以华制华’的机器就不能运转了!以上这些,还都不大可怕,最可怕者,还是共党、共军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这就直接打击了‘中日提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社会基础。共党的‘双减、一增’,都是有计划、有策略地削弱这一基础。问题还不仅如此,更令人担心的是那百分之九十几的穷人,他们是受益者,利益问题,往往是立场的根基。百分之九十几的穷人受到共党益处,必然坚决站在共党的立场。谁能保证,共党一声号召,海滨人不来个揭竿而起呢!”

犬养听罢,倒抽了一口冷气,说:“共军要把海滨地带,建设成春华山那样的赤化区,那就……”

“是这样,”石原接过犬养的话题说,“用中国古典孙子兵法上的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向共区展开‘总力战’,就必须加倍研究共党、共军对我之‘翻边战’。我们的‘总力战’是军、政、经、特、文五位一体,共党、共军的‘八方进军’到底是些什么呢?”

石原继续思索,犬养准备决策。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

又是犬养先说:“石原大佐,共党、共军在海滨地带,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华师桓亲自指挥,事情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我看,趁其羽翼未丰,穷人尚未揭竿而起之时,我军回师海滨,一举将其扑灭,及早恢复海滨地带的满洲模式,以利‘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石原仍旧不以为然。他微微摇头,一边深思一边说:

“犬养大佐,那样岂不是被共党、共军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了吗?共党、共军为保春华山,才‘翻边’到海滨作战,目的是把我们拉回去。我们果真这样,那岂不是对春华山的‘总力战’的失败?!何况,如果我们回师海滨,他们必然又会返回春华,那时我们再追回春华,共军必然又打向海滨。如此周而复始,就上了共军的当,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而疲于奔命。”

犬养点头同意,便问:“目前,我们既不能回师海滨,又不能占领春华。大佐的意思是不是暂舍海滨于不顾,全力对春华山,实行‘总力战’?”

“不不不!”石原的奸计大概已经成熟了。他振奋起来,说道:“我要对海滨和春华兼收并蓄,攻守皆胜!”

石原拉着犬养坐下来。犬养道:“请大佐详述高见。”

石原道:“对春华山的‘总力战’,要大大加强,共军在海滨,把贫、雇、渔民和地主豪绅分裂开来,以利他们依靠贫、雇、渔民;我们要把春华山人成村成乡的分裂开来,使其相互为敌。犬养大佐,以鄙席的愚见,迅速使用中国人的武装和中国人的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维持村法案’。”

“‘维持村法案’?”犬养一振,问道:“它是怎样一种法案?”

石原道:“把所有的村庄,分成‘维持村’和‘整肃村’两种。对‘维持村’,不纳粮、不抽丁、免徭役;对‘整肃村’,纳双粮、抽双丁、加倍徭役。乡民见小利而思迁。这样,就使春华山的团结土崩瓦解,‘维持村’和‘整肃村’之间,就彼此为敌。共产党在春华山的根基也就完蛋了!”

“高见!高见!”犬养大加称赞。

石原道:“不过,推行‘维持村法案’也并非容易,我们毕竟是异民族,所以不能用皇军来干,必须用中国的军、政人员。为此,要给各治安大队,各区、乡、保长,各新民会会长,各从事司法、行政、

特工的中国人员以高利、大权!”

“然然然!”犬养道,“刻不容缓,要加速推行。”

“是!”石原道,“犬养大佐,军事是‘总力战’的中坚。您的联队,应该相对集中,一旦对海滨察准,或者对春华察准,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共军任何一支部队头上。海滨问题,绝不容我们再忽视了!千万不能使我们小得于春华,大失于海滨;更不能春华无所得,海滨有所失;尤其不能春华、海滨两者俱失!”

北海“翻边”之战,已是五天半了,强攻巧取,着着得手。

苏志毅和凌少辉在烽桥路上,又歼灭了驻兴隆店伪护路军第三中队。这样,北海的五天半,已大破烽桥公路百余里。他们又镇压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之后,正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群众斗争。

作战、群众工作,双双迅猛发展。

柳常聪和宋铁锤奉了苏志毅和凌少辉的命令,带着凌少辉的作战报告和苏志毅的全面斗争报告,回春华山向凌雪春、孟凡达、丁盛昌汇报这一段的斗争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任务。他俩穿过敌人重重封锁,辗转了四天,这天傍晚,到了春华山最深处的小燕村。

小燕村的老支书燕二叔一见他俩,急忙问:

“你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回来了?”

柳常聪答道:“从北海边烽桥路上谭家集来,回来向雪春、凡达、盛昌汇报工作。”

“你们打了几次胜仗?同志们损失多少?”

柳常聪脱口而出:“没有损失,全是胜利。”

接着,他把木舟沉军舰,一日四告捷,解救了七十二名被俘青年,缴获敌人的枪武装了自己,现在连队已有八个排,四百五十人,

又成立了一个海路游击队,大破烽桥路一百多里,现在正开展镇压汉奸等等一连串的胜利,说了出来。柳常聪越说越起劲,把小烟袋一挥:“现在,正在那一带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群众斗争哩!”

老支书燕二叔高兴地笑道:“东洋小鬼,老窝都被炸烂了,怪不得这几天犬养的大兵缩了王八脖子,看样子要撒兔子腿。”他不慌不忙和柳常聪对火吸着烟,便述说开了常胜连走后,春华山的情况:

“这里安了许多据点。敌人不分白天黑夜,挨村挨户严密搜捕,并设了‘觉醒室’、‘悔悟所’,实行了恶毒的怀柔政策。敌人把各村老百姓分成三等:一等是‘维持户’,二等是‘离心户’,三等是‘整肃户’。对‘整肃户’,敌人一天不知要搜查几遍。同时还搜山,封山,不准任何老百姓上山,看见山上有人,举枪就打。”

柳常聪急着要知道凌雪春的下落和吉凶,打断了燕二叔的话,着急地问道:“雪春大姐在什么地方?”

“她住在展鳌峰小严庄老严头家里。”燕二叔望着柳常聪那样紧张,笑着说道:“五天前,她还派人来问老政委的指示来了没有。此后,就没和她联系了。”

“老政委来了指示没有?”

“来了,昨天晚上刚来。”燕二叔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柳常聪,并发开牢骚:“咱们这个春姑娘真叫人生气,只许她上前线,就是不许我去。”

柳常聪和宋铁锤心急如火,忘掉了饥渴和疲劳,向燕二叔说了声:“雪春大姐不让你去,自然有道理。你在这有联络任务。好吧!信我们带去。”说罢,从燕二叔锅里拿了几个掺菜带糠的大饼子,便朝西北方向展鳌峰下的小严庄走去。

傍晚,他俩来到展鳌峰东的一座山头上。因为天还没黑,不好

进村,就伏在山顶,借落日的余晖,环视着远近矗立的大小碉堡,特别仔细观察了小严庄村东土岗上那座碉堡。

“雪春大姐怎么在敌人的据点下面住?那个老严忠可靠吗?”柳常聪和宋铁锤看了这个局势,深为凌雪春担心。

柳常聪向宋铁锤问道:

“老严忠是个什么人?”

宋铁锤答道:“是个老怪人。在咱根据地,他和谁也不合群。人们有的叫他‘老不合群’,有的气极了,还骂他‘老顽固’。大突围时,我们躲在他家的地洞里,还救了赵大叔。赵大叔感谢他,他理也不理,只给赵大叔抽了一口烟。”

柳常聪听了,深思地点了点头。

天终于黑下来了。他俩走下山坡,顺着一条长满柳条的小沟,绕到小严庄西头。村里一片死静,家家关门闭户,连个灯火也没有;只偶尔有孩子的哭声,才证明这个村里还有人。他俩伏在村外一座老坟地里,向北瞭望,突然看到村西北角灯光一闪,接着有只小狗汪汪乱叫。在狗叫声中,还夹着两个人的告别声:“队长,再来!再来!”随着这告别声,一个人踢哒踢哒向村里走去。

柳常聪和宋铁锤便掏出手枪,向着灯光人语处走去。刚走了十几步,只听一个人唤着小狗,走进了院子,当啷一声,把门上了闩。他俩到了垣墙下,一看墙头不高,宋铁锤便将身一纵,双手按在墙头上,翻身一跃,跳了进去;柳常聪跟着也跳了进去。两人进到院里,见有个老头正往正屋走去。柳常聪上前说了一声:“老大爷,借个宿!”没容分说,便架着老头走进屋里。灯光下一看,这个老头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不合大群的老严忠。回身再看炕上,只见炕桌上摆着一把酒壶,两个酒盅,还有吃剩的两盘菜:一盘是粉条炒豆芽,一盘是葱白炒鸡蛋;炕里边还有一条武装带。一见这些,他俩便想起刚才听到的“队长,再来!再来!”的告别声。宋铁

锤一声没响，扑上前去，一把抓住了老严忠的衣领，举起手枪对着他的心口窝，骂道：

“你这个‘老不合群’，怎么与二鬼子合群了？老汉奸，我毙了你。”

老严忠已认出宋铁锤来，他一点也不惊慌，慢悠悠地向炕沿上一坐，还是往常那个不言不语不合群的劲头，眯着眼睛说：

“原来是你。铁锤子，你这个八路，怎这么厉害，见面就想毙人？”

“我毙的不是人！”宋铁锤瞪着溜圆的眼睛，望着老严忠。

“这是为啥？”老严忠撅着胡子质问。

“为啥，你这个老汉奸知道！”

老严忠指着宋铁锤：“你敢毙我，你就是个汉奸！”

宋铁锤一听立时火了，顺手从地上拿起一根烧火棍，喝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老汉奸蛋！”说着举棍照着老严忠的大腿打去。柳常聪赶忙用力推了一把，棍子落到炕桌上，把桌上的杯盘碗碟震得叮当乱响。

老严忠不慌不忙，往起一站，转身就向外走。柳常聪拦住了老严忠，心想：“老严忠如果真的当了汉奸，雪春大姐就一定被害。”想着，他抓着老严忠的衣服，把他按到炕沿上，问道：

“雪春大姐现在哪儿？”

老严忠被抓得呼呼直喘，冷冰冰地说：“她有她的地方，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儿？”

柳常聪心中更加焦急，低声威吓道：“雪春大姐在哪里？！今天非向你耍人不可！”

还没等老严忠回答，只听外面吱呀吱呀的水桶梁和担仗钩的有节奏的磨擦声，由远而近地传来。这声音一停，大门上立刻有人敲门：“爹，开门哪！”

宋铁锤听出是老严忠的儿子严呆子的声音，便三步两步闯出屋去，隐蔽在门旁，拉开门闩，等严呆子一跨进门坎，就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严呆子一惊，水桶咣当一声，掉在院子里。他嘴里叫着：“哎哟！谁这么闹？轻点……”宋铁锤也不言语，狠拖死拉，把严呆子拖进屋里，两手用力一掇，把严呆子一屁股摔在墙角下。严呆子一看是宋铁锤，边爬边说：

“呔！黑生铁，老这么闹！从哪里来？”

宋铁锤怒视着严呆子：“呆子！你从哪里来！”

严呆子坦然地回答：“从据点里来呗！”

宋铁锤一听，飞手就是一耳光。严呆子被打得一愣：“生铁，你怎么打人？”

这时，只听东屋有一个人跑了出去。柳常骢急忙追出来，见是老严忠的孙女严小美。她跑到大门跟前，不但没跑出去叫人，反而把门闩上，身子紧贴门框，听着外面的动静。这一下引起了柳常骢的注意。他怕宋铁锤出事，便急忙回屋，把态度缓和下来，向老严忠问道：

“雪春县长到底在哪儿？”

没等老严忠回答，严呆子摸着火辣辣的脸，向宋铁锤抱怨道：

“问雪春县长，你好好问就得了吧！干吗动手就打人哪？爹！告诉他们吧，柳常骢和宋铁锤信得着。”

不知为什么，老严忠上去就狠狠打了儿子两个耳光，骂道：

“我把你这个该杀的！你给我胡说，我打死你。”

宋铁锤一看，更急了，伸手把老严头一推：“老东西，你……”

“宋铁锤同志，你又要闯祸啦？”突然，一个十分严厉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

柳常骢和宋铁锤一愣，瞪着眼四下寻找，可是什么人也没看见。正在纳闷时，又传来了一声：

“柳常骢同志,你是老侦察班长,现在又当了侦骑排长,怎么也粗鲁起来了?”

柳常骢立刻喜得一跳,张口叫道:“大姐的声音。”接着又低声喊起来:“大姐,大姐!你在哪里?”

只听凌雪春又说了一声:

“严大爷,叫他们来吧。”

老严忠朝柳常骢瞅了一眼:“给我走!”说着,便走到西套间,搬开了一个大猪食缸,揭开一块厚厚的大木板,又揭起一块大石板,下面出现了一个地窖。柳常骢、宋铁锤跟着老严头一块下去。只见里面有一间房子大的一个地下室,四壁全是石灰抹的。凌雪春正在用笤帚打扫身上的尘土,看样子是刚从外面工作回来。柳常骢和宋铁锤像小孩找着亲人一样,欢乐地上前和凌雪春握手。这时,老严忠却向凌雪春埋怨起来:

“春姑娘,你老是这样,夜间成宿在外面工作,白天又不休息。老这样下去,你这个身子可……”

“没关系,严大爷,这两天各村群众的劲头可大了。”凌雪春一边说着,一边给柳常骢、宋铁锤倒水。她满心喜悦地道:“你们俩真神通广大,还能找到我的指挥部来。主力连怎么样?快说说。”回头又向老严忠说,“严大爷,别记恨,快给咱这两个满天飞的客人准备饭。”

老严忠笑了笑:“现成,现成。”

柳常骢和宋铁锤仔细看了一下凌雪春的这个秘密指挥部,只见桌上供着十七个小牌位。上去一看,是春华山大突围时牺牲的那十六个烈士,外加一个灵山英雄战爽。南墙上有一个壁窝,窝里有一盏小豆油灯,壁窝上面熏得黑黑的。这间房子真奇怪,四外没有门,只能从洞口出入。原来它有一段奇特的来历。

当年,凌雪春的爱人岳世迁在春华山当中心区委书记,在集贤

村以办义学作掩护。有一年,国民党开动重兵搜捕春华山的共产党员。那时,老严忠还没有这个房子,只是一个冬天藏菜的菜窖子。岳世迁被追捕了几天,这天走到这菜窖子上面,正设法躲避敌人,突然从窖子里钻出两个人,没容分说,便把他拉进窖里。岳世迁下窖一看,是老贫农严忠父子,便急问道:“严大爷,这里不成吧?”老严忠板着面孔向窖角一指:“行,到那里去!”岳世迁定睛一看,只见一大堆地瓜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顺通道走进去,在窖壁上又挖了一个洞,是新挖的。岳世迁进了壁洞,严氏父子便把地瓜、萝卜挡在外面,一日三餐,老严忠细心供应。岳世迁躲过了国民党一个月的大搜捕,老严忠从此入了党。为了使党的工作更加严密,县委规定老严忠这个党员只和岳世迁一个人单线联系。现在他只和凌雪春单线联系。

老严忠根据党的指示,自定了一条行动规矩:“不合大群”。十年来,他一直死守着这条纪律。在白色恐怖下,无论党给老严忠什么样的任务,从来没失败过一次。岳世迁走后,老严忠就在他的菜窖和牲口厩之间,修了这座地下房子。为什么修这样一所怪房子?最初连他的老伴也没告诉,更没叫别人知道。老伴问他,他只说修地瓜、白菜窖。其实老严忠自有他自己的想法:党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敌人的搜捕也绝不止这次就完。他给同志们作了长期的准备。他说:“宁肯备而无用,也不要用时无备。”

自从春华山大突围后,老严忠异常崇敬和怀念为保护乡亲而英勇牺牲的十六位烈士。他把牺牲的十六位同志的名字,写成牌位,供在他这个特殊的地下屋子里。

柳常聪进了老严忠这座神话般的“家”,看到凌雪春的一切,心中就明白了老严忠的为人,急忙上前向老严忠陪礼道歉。宋铁锤一看这情景,也狠狠地照自己的胸前打了一拳,抓住老严忠的手,哀求道:

“严大爷，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你打我一顿吧！”

老严忠紧盯着宋铁锤，笑得皱纹都展开了：

“我的好铁锤子，大爷这个‘老不合群’，就是喜欢像生铁一样的孩子。你说你不是人？错了！你才是真正的人。”

“不，严大爷！”宋铁锤仍然哀求道，“你舍生忘死，想方设法的保护雪春大姐，天大的恩德，我却骂你……”他急得跺起脚来，“严大爷，你快，你快，快打我二十拳头出出气。”

老严忠一把将他拉住：“傻孩子！那是因为你不知春姑娘的生死下落，才急得发火，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

宋铁锤道：“我的严大爷，从前我只知你锅台下有个洞子。你忘啦，大突围时，是我把赵大叔抱进去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地下房子。”

老严忠道：“傻孩子，那个洞子浅，怎么能当咱春姑娘的指挥部呢！”

老严忠正说到这里，严呆子钻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向老严忠说道：

“爹，东街上狗咬，你快上去吧。看等会他们来了找不着你。”

宋铁锤一见严呆子，心里更觉难过，上前一把抓住严呆子的手，朝自己脸上就打。严呆子急忙把手抽回，说道：

“兄弟，你怎么老发疯？”

“我对不起你，我的老实哥哥。”宋铁锤几乎要哭出来。

“我的傻兄弟。”严呆子道，“你打鬼子，就一千个对得起我。别发疯，以后仔细一点就行。我知道你找不到雪春县长，心里着急。”

正在这时，只听上面严小美的说话声：“我爷爷在牲口厩里呢！给，你们胡队长的皮带。”

又听一个伪军说：“小美，胡队长说，叫你爷爷到炮楼中队部去一趟。”

老严忠一听,急忙从靠牲口厩的那面墙上,拿下一块木板,墙上立即又出现了一个洞口。老严忠从这个洞口钻了出去。这洞口正通牲口厩的槽下,也正是岳世迁当年藏身的地方。牲口厩那头就是一个便所。

老严忠在牲口厩里故意吆喝着,给牲口拌了拌草料,然后回到房里,跟着那个伪军到据点去了。

老严忠到了据点,伪军中队长胡齐瑞一见老严忠,乐得闭不上嘴,说道:

“严保长,我明天回盘蛟湾,有几件事和你商量商量。”

老严忠顺着他说道:

“噢!好事啊。队长回盘蛟湾,要见到队长夫人了!”

“那是小事,那是小事。我奉慕方森大队长的命令,明天押送一批反抗皇军的刁民去盘蛟湾。这些家伙死不悔改,皇军决定把他们运到东三省去做苦工。因为谭家集有八路,把烽桥路破了,眼下只有走盘蛟湾。明天一早,我就带着两个小队出发了。”

老严忠一听,心中万分焦急,脸上可没表示出来。他吸着烟问道:

“那与我有什么相干哪?队长有什么事商量?”

“有!有!有三件事要你帮忙。”胡齐瑞拉着老严忠就向小厨房走去。

胡齐瑞这个伪军中队长,从小就是盘蛟湾的一个扒手,扒来了钱就吃、喝、嫖、赌,人们按照他的名字的字音,叫他“胡吃睡”。日本鬼子来了,他以老扒手的资格,招了一帮小流氓,当上了伪军中队长,最初住在盘蛟湾,倒也十分舒服、威风;自从出外“扫荡”,他就有点吃不消了;现在被鬼子派出来,长驻据点蹲炮楼,就更不如他在盘蛟湾当扒手时舒服了。来到小严庄后,一心想找个伪保长供他胡吃睡使用。

可是,小严庄这个村相当纯洁,没有什么适合敌人要求的那号人。胡齐瑞挑来挑去,看中了老严忠。一调查,老严忠不但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交道,就连与乡亲们,也很少往来,是个出名的“老不合群”。胡齐瑞就叫他当保长。

开始,老严忠不干。后来凌雪春来了指示:要老严忠坚决干,想办法应付敌人,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掩护党的活动。

老严忠从此就当上了“伪保长”。为了不露马脚,老严忠还想方设法的叫乡亲们全骂他是“汉奸走狗”。

老严忠跟着胡齐瑞来到小厨房,见一个伪军官正在那里吃鸡、喝酒,一眼就认出:他是崇义村大恶霸慕福禄的儿子慕方森。他是伪军大队长,管辖集贤村、慕郎集、小严庄三个据点。慕方森一见老严忠走进来,把鸡腿狠狠地向地下一摔,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老严头,你知罪吗?”

老严忠不明来势,心中突然一惊,只以为凌雪春的事发了,不免有些惶恐。但他多年作党的最机密工作,练就了一套特殊本事,加上这一个多月来,又和这些畜牲们纠缠惯了,他镇静地假陪着笑脸问道:“老夫不知罪。”他看了一眼胡齐瑞,又说:“有胡队长担保。”

慕方森阴森森地又道:

“不知罪?连老胡也在内!”

老严忠一听,更加摸不着底细,心里一急,立即想到一条经验:“底细越不明,越要头皮硬。给他顶住,摸清底细再说。”于是,他板起面孔说道:

“我不知罪!我说我年老不中用,你们硬要我当保长。好吧,有罪管罚!罚了我,你们另请高明。说吧,大队长,我有什么罪?”

“我问你,”慕方森道,“保甲自卫队,为什么还不成立起来?简直是不尽力!”

老严忠一听是为这个,心里轻松了一大半,却依然板着脸说:

“大队长,饭得一口一口地吃,路得一步一步地走,事情得一件一件地办。这些日子要粮、要款,我还忙不过来,哪里有工夫办这个。”

“不成!”慕方森一拍桌子,“你这个老头,对八路是不合群,对皇军还是不合群。现在我限你在明天办好三件事。”

老严忠心想:

“只要春姑娘的事不犯,就三十件,我也能和你混。”他心中默默地說:“春姑娘,你安心的工作吧。”

在老严忠的特殊房子里,凌雪春听完了柳常聰的汇报。她对“翻边战”五天半所取得的战果,实在感到高兴。接着她又读开了柳常聰从燕二叔处带来的老政委的指示。她一读再读,一看再看,一字一句地钻研。

雪春、志毅、凡达、盛昌并党组诸同志:

为彻底粉碎敌人的“总力战”和蚕食政策,我军主力现正往中州地区挺进,故目前主力部队暂时不能开赴春华山。望你们以顽强的革命精神,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群众,在春华山区,积极展开反蚕食斗争;在北海烽桥路上,创造“翻边战”的新范例。要着重指出的:留在内线力量,要善于渗透,勇于穿插,无孔不入,见缝就钻,积极配合外线“翻边”部队作战。俟敌人被外线部队拉回敌区,内线应立即蜂起,打烂蚕食线,全民围据点。对敌人恶毒的怀柔,要万分慎重对待,原则是:相信同志,警惕坏蛋。只要依靠广大群众,就能鉴别清谁是英雄,谁是叛徒。望经常报告。向艰苦奋斗的军民,致以敬礼。

华师桓